

受八一四空軍抗日名將高志航大隊長之 感召而投效空軍的心路歷程

· 吳鍾珍 ·

前言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，當筆者正在山東省濟南市「交通部立濟南扶輪中學」讀高中二年級時（筆者讀濟南扶輪中學時之照片如附圖），有一天，獲知我們的歷史老師李四思先生（他是剛從大後方抗戰回來的名學者之一），將在「青年會（YMCA）」舉辦一場有關「八年抗戰之學術演講」，於是我們幾位一向特別欽佩李老師的同學，當然就會結伴前往捧場。

李老師在他講稿的開場白中就強調：我國八年抗戰之所以能夠獲得最後勝利，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能夠獲得最後

勝利，「空軍第四大隊高志航大隊長之八一四空戰大捷」實為最具關鍵性之要素，因為，自從九一八事變，日本關東軍僅派兩個師團就迅速佔領我東北四省以來，我政府當局深知日軍武器先進，訓練精良，而且海、空軍都超過我十倍以上，我「國軍」遠非其敵，故對日軍之挑釁處處忍讓。

想不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日軍竟又在「盧溝橋」發動了「七七事變」，佔領天津、北平後立即派大軍循「津浦」、「平漢」兩鐵路南下，並有「三月亡華」之狂言。所以當八月十三日「八一三淞滬戰役」在上海開戰時，無人敢保證是否能支撐一個月。幸而開戰後的第二天八月十四日，我「空軍第四大隊在高志航大隊長率領之下，以六比零之戰績，獲致震驚中外之「空戰大捷」，大為鼓舞了「淞滬戰場」上我軍之士氣，這才使我軍



筆者讀濟南扶輪中學
高中部時之照片。

在「淞滬戰場」上奮不顧身，前仆後繼，苦撐了三個月。一方面使上海地區之戰略物資、工廠設備等，得以運送大後方，增強長期抗戰之基礎，一方面也粉碎了日軍「三月亡華」之狂言。

所以，從這時開始，筆者和一位同窗好友佟德山兄就有了一種頗想「投效空軍」之意願。記得那時我們兩人都是騎腳踏車上學，每天放學時，兩人經常以騎車模擬駕駛飛機，也頗有「凌雲御風」之感。

到南京投考大學時考取了「空軍通信學校」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高中畢業後，因為那時濟南被共軍圍困，只好搭乘「中國航空公司」之民航機飛到南京去投考大學，德山兄和另外兩位同學則飛到北平去投考。那年九月濟南就被共軍攻陷，筆者和家中完全失去了聯繫，而「投考」的結果則是只考取了一個「安徽學院土木工程系」，和一個「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」（因為空軍軍官學校那時不招生）。

經過審慎考量，當然就選擇了「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」，因而由空軍派專機把我們這一批考取的學生送到

了臺灣。

來臺後先到東港大鵬之「空軍入伍生總隊」接受六個月之軍事訓練，這時臺灣和「北平」、「南京」等地尚可通信，佟德山兄特別來信恭賀筆者考取「空軍通信學校」，信中附有一首「打油詩」說：「稀奇真稀奇，尼姑駕飛機，尼姑飛上天，氣死佟德山」（見附註一）。在東港接受「入伍訓練完畢時，忽然接到通知，說是因為這時「空軍軍官學校」已經無法在大陸上招生，所以我們這批「已經「入伍訓練完畢」之「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」學生，如能按「空勤」標準體格檢查合格，即可轉入「空軍軍



筆者在嘉義第四大隊大隊部前之戰鷹塑像旁拍照留念。

官學校」學飛行。筆者當時雖然非常盼望能轉學「飛行」，但因體格檢查時脈波跳動過快未能通過。那就只好按原訂計畫，升入岡山之「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機務組」，接受為期兩年之通信電子裝備維修專業訓練，於民國四十年八月畢業。畢業後先到新竹空軍第八大隊三十五中隊見習，因為第八大隊之B-24型四發動機轟炸機裝用之通信、導航、雷達裝備最多，所以在這裡學到了很多維修技能。見習期滿後調任空軍第十大隊一〇一中隊通信機務員，四十五年十月考取「留美」，被派往美國伊利諾州SCOTT空軍基地接受「空用無線電維修班」與「技術教官班」之訓練，四十六年六月返臺，被派往嘉義空軍第四聯隊修補大隊之通信維護分隊任「電子官」。這時才知到，第四聯隊就是由「八一四空戰大捷高志航大隊長的第四大隊」擴編而成，下轄第四聯作戰大隊（志航大隊）、第四修補大隊、和第四基勤大隊。聯隊長是司徒福將軍，副聯隊長徐華江將軍和鄭松亭將軍，都是曾追隨

高志航大隊長到甘肅蘭州接收蘇聯軍援T-5、T-6戰機之抗日名將。筆者還曾特別在第四大隊大隊部前之戰鷹塑像前拍照留念。

中隊）
投效空軍第三十四中隊（黑蝙蝠

民國五十二年六月，蒙空軍通信學校同窗好友李崇善兄介紹，被徵調到新竹空軍第三十四中隊服務，在「電子房（即電子裝備維修工廠）」中



C-123K運輸機。

充任「通信與助航裝備維修小組」之負責人。那時正值東西對峙之冷戰時期，美國以極為優厚之軍援、經援為條件，商請由我國派飛機深入大陸各省執行長程「電子情報偵蒐」任務，當然最先進之飛機和電子情報偵蒐裝備都是由美國提供的。那時所用的飛機是P2V-7C型長程超低空電子情報偵察機，機上共有機員十四人（飛行員三、領航員三、電子官三、通信官一、機械員一、空投士兵三），裝有通信、導航、電子情報偵蒐、電子防禦、錄音等裝備數十種，故「電子房」內就有四十多位軍官、士官負責這些裝備之維修任務。P2V-7U都是選擇在沒有月亮的傍晚出發，深入中國大陸東



P2V-7U型長程超低空電子情報偵偵察機。

北、華北、華中、華南、西南、西北、內蒙等地區，第二天清晨才飛返新竹基地。

就是在民國五十二年六月，三十四中隊又接收了五架C-123K型短場起降並裝有電子防禦裝備之短場起飛降落運輸機，那是專供支援越南美軍對抗北越作戰用的，因此筆者還曾到南越東部海濱之「芽莊空軍基地」去過多次，以支援C-123K機上「通信電子裝備」與「電子防禦裝備」之維修工作。

從「中山科學研究院」被徵調到「國防部聯五處，力求小有貢獻」

民國五十八年六月，筆者向空軍三十四中隊懇切辭職獲准，以軍官「在職進修」方式先後就讀「中原大學電子工程系」和「淡江大學理科學研究所」，「淡江管研所」畢業獲得「碩士」學位後，即投效「中山科學研究院」服務，在「中科院」計畫處綜合科服務時，曾奉派主管「技術轉移」業務，故對於「中科院」因發展「核武」與「尖端武器」而獲得之非機密性「尖端科技」，轉移給「民間工業」與「學術機構」充分利用，以提昇我國之「科技水準」及「賺取外匯

」的實際情形知之較詳。而且計畫處綜合科朱偉岳科長還特別要筆者編擬了一套「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作業規定」，先「會」各「研究所」再呈院長核定後實施。當時的行政院政務委員兼「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召集人」李國鼎先生（曾先後擔任過經濟部長與財政部長），特別與唐君鉞院長取得共識，成立了一家「創新技術轉移公司」，筆者還經常去拜訪這家公司，洽談「中科院」之非機密性「尖端科技」轉移給「民間工業」等



C-123K型短場起降並裝有電子防禦裝備之運輸機。

問題。後來才知道，就是由於中科院尖端科技之「技術轉移」，使那一段期間每年之經濟成長率平均為八點二百分比；出口增加率更高達十六點三百分比；出口金額民國七十六年為五三七億美元，高居亞洲四小龍之首。在「中科院」服務的六年期間，一旦都還順利愉快，想不到民七十年十月，空軍總部人事署竟電話告知，已推薦筆者調任國防部計畫參謀次長室（聯五）系統分析處處長。

到聯五處報到後，才瞭解本處主管之業務，其一是「年度預算」和「重大購案」之「系統分析」，其二則是「作戰個案」之「電腦兵棋推演」。原來，那時我國正在推行「計畫預算制度（PPBS）」，規定任一國防軍事單位，於每一年度開始前必須先編列「年度預算」，不得「重複」、「浪費」；重大購案則須先經過極審慎、有系統之比較分析，選擇最經濟有效的個案，此即所謂之「系統分析」。「電腦兵棋推演」則是運用當時美國剛發展成功之「電腦兵棋模式」執行「兵棋推演」；所以筆者到職後，一方面要指導各軍總部，做好其「年度預算」和「重大購案」之「系統分析」；一方面更要運用「自行設計」或「獲自美方」之「電腦兵棋模式」，執行重大作戰個案之「電腦兵棋推演」。計先後完成35mm與40mm防空快砲之電腦兵棋推演與比較分析、反潛艦封鎖之電腦兵棋推演與分析、聯合防空作戰之電腦兵棋推演與分析等，於是民國七十四年遂晉升「空軍少將」，並曾先後率員訪問過美國和新加坡，至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屆「少將限齡」而退役（見附註二）。

編後感言

筆者因為讀高中時，就受到「一四空軍抗日名將高志航之感召，而產生了一「投效空軍」之意願，所以到到南京投考大學時，才選擇了「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」，因而得能被送到「臺灣寶島」。雖然因為體格檢查時脈波跳動過快未能通過而無法轉學「飛行」，但在擔任「地勤」工作時一

筆者因為讀高中時，就受到「一四空軍抗日名將高志航之感召，而產生了一「投效空軍」之意願，所以到到南京投考大學時，才選擇了「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」，因而得能被送到「臺灣寶島」。雖然因為體格檢查時脈波跳動過快未能通過而無法轉學「飛行」，但在擔任「地勤」工作時一

附註

向力求小有貢獻，所以退役後看到國家經濟進步，高居亞洲四小龍之首，真是頗感「與有榮焉」！

一、因為筆者讀濟南扶輪中學高中部時，我們那班的男同學之中，大都是留長頭髮，只有筆者等一、二人理「光頭」，故被戲稱為「和尚」、「尼姑」。

二、少將之「限齡」為「年滿五十七歲」。



筆者晉升空軍少將後之照片。